

梦回老街

文/和智梅

黄昏,迎着暮色的朦胧与缥缈,独自穿过一条纵深逼仄的小巷,迷蒙地抵达尽头时。随着扑面而来的嘈杂人声、车辆急促的喇叭声,一片深红色的云霞下,在夕阳余晖深浅交替的光影中,一条贯穿南北的老街,坦坦荡荡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
我伫立在川流不息的崭新街道上,茫然地环顾张望。即使分离了很多年,即使要仔细辨认,才能从一两栋夹在高楼与高楼间的破落平房,以及那长满青苔的屋顶上,找到老街昔日的身影。可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,心头仍瞬间涌动起温暖的潮水,轻轻拍打着记忆的彼岸,一点点温柔地将我吞没。

是的,就是这里,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梦中回到这里,徜徉在这老街熟悉的巷子里。在那些弥漫着阳光味道的梦中,我如同此时此刻,只要一抬头,眼眶里就能倒映着这头顶的蓝天云霞,就能掠过鸟儿轻盈的身影;只要一伸手,就能触碰到这里的繁华与喧嚣,就能抓住那渐行渐远的流年。

恍惚地朝着几乎闭上眼也能找到的方

向走去。一路上,我像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,这种力量里全是思念和眷念,宛如母亲温暖厚实的怀抱,将我紧紧地拥住。于是,我的脚步安详而又沉稳,仿佛前方就是生命的归属地。

我突然想起曾在这里渡过的无数个黄昏。那时,老街总是淡淡地守着岁月沉静的安稳,默默地等待着我的到来,等待我迈着稚嫩脚步,欢快地从老街的这头奔向那头。苍茫暮色中,狭窄街道上摆满的各式摊位与匆忙回家的人流车流,一起汇聚成漫天飞扬的滚滚红尘,袅袅绕绕地弥漫在老街上空。我深陷在这铺天盖地的红尘中,却因对懵懂无知,只是一味地欢笑奔跑,仿佛永远都不会离开。

谁曾想,还未等我长大,就独自离开了老街。在一个暮色缭绕的黄昏,我一步一回头的走向远方。那天,我泪水涟涟,脚步踉跄,从此把梦永远留在了这里。一年又一年,老街的黄昏,黄昏里的滚滚红尘,成了我生命中一帘幽梦的幻影,我再也无法重新拾

回来,只能在梦中一次次撩开遥远的记忆,欢快地奔跑在老街光滑的青石板路上。

每次午夜梦回,我都在问自己,曾把什么留在了老街?是什么让我如此魂牵梦绕?直到我再次回到这里,再次置身于老街的滚滚红尘中,才终于明白,老街就像一条光影斑驳的隧道,沿着它,我可以一路通往生命的起点,它是我梦中的故土,永远温柔着地目送着我走向远方。

如今的老街,虽轮廓依旧,却已面目全非。通衢的大道,林立的高楼,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。几乎每天,老街都在长高,都在扩大,都在变化。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将岁月抹新,旧物的变迁,让人不由得感叹“物是人非”的苍凉。

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岁月如何更迭,我那些绵绵长长的梦却永远留在了这里,留在了这老街的滚滚红尘中。余生,我将一次次踏上寻梦的旅程,在梦里一次次辗转回到老街,俯身拾起那已日渐远去的曾经的自己。

老爸搬来跟我一起住有两个月了,我发现他不仅没有适应城里的生活,反而越来越郁闷。如今他开口必定要牢骚一番:“在楼房里住真憋屈,不如在乡下自由。干脆我还回去得了!”看得出来,老爸很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状况,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留住他。

妻子对我说:“爸那么勤快的人,突然闲下来,整天无所事事,能不郁闷吗?咱们得想办法让爸干点事,让他动起来,更重要的是,让他觉得在这个家中有存在感,这样他才能安心。”妻子说的很有道理,但是老爸能干什么呢?家里没有粗活,细活他根本不习惯干。他一向认为,买菜做饭、收拾家务不是男人该干的事,可家里除了这些事,还真没什么可做的。看来,给老爸“找事儿”,真得费一番脑筋。

巧合的是,第二天厨房的下水管堵住了。以往出现这种情况,都是我修。如今正好有机会让老爸“显一下身手”。我做出无奈的样子,说:“老爸,管子堵住了,以前都是找人来修,每次都得花个一二百块钱。这次不如你帮忙修修吧。”老爸看了下管道情况,大手一挥说:“这点小事还用找人修?花那冤枉钱干啥?放心吧,我一会儿就修好了!”说着,老爸挽起袖子,开始鼓捣。

管道里的污物很脏,老爸丝毫不介意,一边清理一边说:“这种事也就是我能做!在老家的时候,什么脏活累活儿能难倒我?”我赶紧附和道:“可不是嘛!老爸你是出了名的能干。”老爸叹口气说:“可来到城里,真觉得没了用武之地,整天转来转去,除了闲着还是闲着。”老爸终于说出了心里话,我因势利导,对他说:“其实我们很需要你,我俩工作都很忙,孩子又小,每天都过得急急忙忙的。以后你可

以帮着买买菜,这样我们会轻松很多。”老爸没吭声,继续忙。

一会儿功夫,老爸把水管疏通了,他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。妻子说:“爸,您真行!有您在,我们省心多了。”父亲笑眯眯的,一脸的成就感。后来的几天,我继续给老爸“找事儿”。家里的纱窗一层尘土,老爸用浇花的喷壶一块块喷了个遍,显得非常干净了。阳台上的花好久不打理了,乱糟糟的,老爸又当了回花匠,给一些花换了花盆,还给花儿们来了次大修整,剪枯叶,去繁枝,花儿们一下子清爽了许多。

老爸有了事干,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妻子为了让老爸开心,“恭维”他说:“爸,您真了不起。这些事我俩都干不了,对您来说就是小菜一碟!”老爸听了哈哈大笑。我趁势说:“老爸,其实你平时可以帮忙买买菜,做做饭,这些事我原来也不会,现在都学会了。如今社会男女平等,谁说家务事天生就是女人做的。社会发展了,以后根本没什么重物体力活儿了,做点家务事也是一种锻炼。”老爸呵呵地笑了,说:“我不是不想干家务活儿,其实我看你们这么忙,很想帮着做。就是怕自个儿粗手大脚做不好。”“您肯定能做好的!”我和妻子竟然异口同声地说。

后来的日子,老爸真的忙碌了起来,买菜,拖地,做饭时帮我们打打下手,再也看不到他“无所事事”的样子了。妻子悄悄对我说:“咱让爸做这些家务,会不会累到老人?”我说:“不会的。咱们给他放假,周六、周日什么都不许做,只管找小区的伙计下棋去。”妻子点点头。

如今,老爸每天都乐呵呵的,再也没说过要回乡下去。

给老爸「找事儿」

文/王国梁

还末入冬,寒意已阵阵袭来。这时,妈从遥远的北国寄来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,看着细密整齐的针脚,抚摸着柔软细腻的红色碎花布面,一种久违的亲切瞬间扑面而来。

儿时,物质并不富裕。我们的衣服都是妈自己缝制。妈在乡间是出了名的心灵手巧。秋收之后,妈便给一家人缝制过冬的棉衣。所谓缝制,也不过是拆洗旧棉衣。那时我们正在长身体,只穿一冬,旧棉衣就小了很多。妈只好从供销社扯几尺好看的花布,接在旧衣服上。那时的布料全都是棉布,没有化纤和丝绸之类的织品。这些棉布,妈先在温水里认真浆洗过,然后在温热的秋阳下晾干,最后铺在炕上一一捋展。

晚饭过后,妈就开始忙碌起来,剪刀在妈的手上上下下翻飞,像蝴蝶一样翩跹,几分钟后,便把布料裁剪好。之后,妈就马不停蹄地絮棉花,棉絮在空中飞舞,落在妈的头发上,像顶了一层浅浅的雪。妈把棉花平展地铺在棉布上,开始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。

一灯如豆,窗外万籁俱寂,寒星闪烁,偶尔几声犬吠,撕碎了乡村夜的静谧。我和哥哥在灯下专心读书,妈在灯下急急地飞针走线,安静得能听得见彼此的呼吸。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,我们直看到睡意朦胧,便关了书,闭了眼,安然进入甜梦中。而母亲还在灯下忙碌,不知疲倦,像一只辛勤的蜜蜂……

第二天早上,从梦中醒来,一件崭新厚实的棉衣已经摆在枕边。母亲柔声笑道,快穿上。我们便高高兴兴地试穿,呀,长短肥瘦都合适,我们便欣喜不自禁,回头看妈,妈的脸上荡漾着微笑的涟漪,像一朵花在悠然绽放,美而动人。

穿着妈做的棉衣,无论寒风如何发了怒似的嘶



乡愁

(苗青媛)

布衣暖 菜根香

文/张燕峰

吼,无论如何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棉布的柔软,棉花的暖和,紧紧地包裹着我的身体,暖意融融。整个冬天,远山消瘦,近树枯槁,了无生机。而我穿着棉衣,活蹦乱跳,像一尾快乐的游鱼,游弋在一个又一个凛冽严寒的日子。

妈过日子节俭。秋天的时候,别人家只喜欢吃鲜嫩的菜叶和肥硕的块茎,而把毫不起眼的菜根随手丢弃。而妈却总是不辞辛劳,连菜根也挖回家,把菜根洗得干干净净,在秋阳下多次晾晒,直至晒成干瘪老丑的模样,然后才庄重地收入布袋。

隆冬季节,西北风拖着尖利的哨音呼啸,院子里的枯叶像中了魔,飞得毫无章法。这时,妈把菜根拿出来,泡在七八十度的温水里,两三个小时后,它们吸足了水,饱满丰硕,妈把它们放入火炉上锅子里的肉汤中,咕咚咕咚,好一会儿,妈把它们盛出来。肉汤香浓,菜根鲜美,咬一口,沁人心脾,唇齿留香,只吃一小口,一小口,心就醉了。

妈还经常把泡大的菜根切成细细的丝,整整齐齐地码在洁白如玉的瓷盘里,撒一把葱叶,浇上花椒油,再洒上几粒芝麻和盐。绿绿的葱叶,焦黄的芝麻,白白的菜丝,看上去是那样赏心悦目,还没有张口吃,就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了……

仔细想来,布衣暖,是缘于布衣之上有妈慈爱的目光深情地注视,有妈那双粗糙的大手温情地抚摸,更在于妈一针一线地把她的爱也密密地缝了进去;菜根香,源于妈那颗把贫瘠的日子经营得活色生香的蕙质兰心,和那双勤劳孜孜不倦的双手。

布衣暖,菜根香。在那个纯真年代,人们对物质的珍惜和敬畏,隔着几十年岁月长河回望,仍然令人心怀温暖和敬意。那些一去不返的朴素宁静的日子给我们心灵的滋养,是那样弥足珍贵。它们珍存在我们心灵深处,就像宝石一样,熠熠生辉。

懂的歌,看着我慢慢入眠。

最喜欢还是秋天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总是盼着大风的到来。风一来,屋顶的瓦上就会发出“咣、咣”地脆响,那是栗子落下敲击瓦背的声音。

外婆每年在板栗成熟季节都会看紧板栗树。外婆心善,不是不让路人摘来吃,但是会说:摘边上的,中间的要留给家里的小孩子们。所以才会有我们每年都能摘到中间那漂亮饱满可口的板栗吃。

每次树上掉下的板栗,外婆叫它是“落米”。可大多数板栗不会自动从树上掉下来。于是,外婆吩咐几个舅舅,不时用长长的竹竿把板栗打下来,再一个一个去掉板栗外壳上尖尖的刺,一个个饱满的板栗便从里面滚落出来。

不是每一年都能有这样的享受,记得有一年又到板栗成熟季节,我闹着要去外婆家吃板栗。母亲却说:今年吃不成了,板栗没熟。我当然不信,心想母亲骗人也不好找理由。不由分说,我还是去了外婆家,结果可想而知。

板栗树满树的黄叶子,就是没有一个带刺的板栗果子。我们几个小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板栗树,满是不舍与委屈,小表妹竟然还哭了。

外婆最是慈祥,此时拿出一瓢陈板栗来,这可乐坏了我们几个孩子。那些上年的板栗,虽然有些干枯了,可我们还是很高兴地吃着,吃出了往年新鲜的板栗味儿。

不知不觉中长大了,读书的地方也越来越远,而去外婆家玩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外婆也渐渐老去了,那些关于板栗花板栗的记忆也慢慢淡去了。

大学毕业那年,一直健康的外婆突然走了,我都没赶上去看外婆最后一眼。

前两年去看舅舅,还没进屋,就先去看屋后那棵板栗树。那个大树又依旧对着那块大石头,只是记忆中原本光滑的板栗树皮变得异常粗糙。或许板栗树已经老了,经不起岁月的风雨,变得那样的苍桑。

尽管如此,外婆家屋后的板栗树,依然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。它伴我度过欢乐的童年,印衬着外婆对儿女们的慈祥与钟爱。

外婆的板栗树

文/鲁珉

又到叶落的深秋。微信群里,朋友圈中,都在说周末去了某个地方,满山的野板栗,晒照片,发感悟,甚是热闹。

秋天成熟的果子很多,柑桔、柚子、黑桃、柿子,还有板栗。相比柑桔那些果子,我却对板栗独有情怀,不必说是偏爱,却是因为在孩提时代,记忆最深的便是秋天的板栗,以及外婆那慈祥的笑脸。

外婆家坐落在大山深处,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门前流过,依着山脚蜿蜒屈伸。老屋被树木掩盖着,那棵高大的树就是板栗树。它枝桠交错,粗粗的树干刚刚高出屋檐,树冠就像一把大伞,把老屋紧紧地包裹着。

童年,所有的快乐都离不开这棵老树。那棵板栗树,据说是外公的爷爷种下的,可外公在我3岁的时候去世了,对外公的记忆很模糊,也就不记得外公是否给我讲过关于板栗树的故事。

那棵板栗树长得很有特点,树干笔直,它的第一个树枝分叉很高的,居然与板栗树旁边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差不多平直。顽皮

的,总是偷偷先爬上那块巨石上,再慢慢地挪到板栗树上。

每次都是很费劲地爬上板栗的大树又再爬下来,磨烂裤子不说,还非常费力。那时,有篇课文叫“乌鸦喝水”,于是,学着乌鸦搬了些石头来,垫在大石头上,上树又就容易多了。

早春里,板栗树默默地看我在树下嬉戏玩耍,它也默默地打开了密密麻麻的淡红色小花。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拍照记录,一切的美好都印在了我的心中,闭上眼睛总能想起大石头旁边长着一颗开满淡红色板栗花的板栗树。

五月是板栗花盛开时节。等到板栗花凋零的时候,板栗树叶里就开始长出一个一个小小的青果子。我们天天盼着那果子快快长大,长成一颗颗金黄带刺的板栗。

夏时,板栗树宽大的树冠,挡住了炽热的阳光,树荫给了我惬意的床,我那时赤着脚,光着身子睡在板栗树下的石板凳上,外婆就坐在我旁边,摇着蒲扇,唱着似懂非

村庄小景

文/董国宾

大都市人流熙攘,小村庄则静若水影。城里人偶到村庄,便有一样的感觉。不过,村庄虽小,姿态各异,仅那些边角阴影,也能让你看个够。

新芽初绽时,大自然开始萌动,小村庄最先知道这个讯息。天空没有一丝云,空气里仿佛要滴下一滴水来,枝条上攒动着星星点点的绿意。春的纤指一抹,庭院、水边、屋的背后都变成了一弯柳叶。廖稀村落,静立在一片新绿里,无论你登高冈,还是水边柳林,心中自有几分得意。风吹动万千细条,这里那里都是早春的影子。用眼睛使劲看,老李、弯枣树、野芹菜、水芹,都在欣欣地萌发绿意,小白杨也赶来争春。富有童趣的,杨树的“毛毛虫”像个童话挂在梢头,给人遐思和奇想。让人痴迷的,那弯柳絮絮漫天飞舞,地面上和水塘里铺满一层白色的绒毛。村里村外,景色迷人的不光是桃花,槐花灼灼似雪,榆钱高耸枝头,蜜蜂像一球球绒絮,迎着阳光和风斜飞。小村子里,春色渐浓,景象多么生动。

适逢夏日,小村庄就有了浓意。和城里人家迥然不同,农家小院便是一片自然之色。短风轻吹,东墙之上架起一蓬绿叶,一阵细浪轻闪而过,一条条黄瓜相间其中。看上去很是勤垦,一片浓叶蓬蓬,无处不是果实。几只蜻蜓落上去,两个顽童过来捕捉,先是吸上一口气,再一步一步走过去。嗨,小小村庄,人家不多,却多有情趣。太阳穿过云层,小院里蒸腾出一团热气,若摘上一根黄瓜啃上几口,心凉凉的,甚为惬意。秋天一到,一架架扁豆爬上疏篱,满架黄瓜在季节里隐藏了。扁豆看见墙爬,看见树还爬,很随意地就在空中搭起一个绿蓬子。它们缠缠绕绕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层层叠



雅鲁藏布

(苗青媛)



(苗青媛)

叠的绿叶之间,紫色的小花瓣,像蝶翅,又像紫月亮,喜人又抓心。无数蝴蝶和紫月亮在秋风中翩跹,欢天喜地。节气转换,景象嬗变,若观景闲心,小小村庄便可一窥。

村庄之外,大片田地铺满视野,不出家门,便可窥见四季作物的疯长与更迭。寒暑回转,节气往复,这片田畴忽而翻卷绿浪,忽而如黄如橘,忽而又洁白似雪,奇妙的大地一倏忽便是另一幅画卷。这一幅幅景观,会让人想起渔歌和樵声,虽为牛羊奔跑之地,却似看到碧水与帆影。

小村庄热闹起来,又是一番景象。黄鹂在邻家树上鸣啭,紫燕在乡村的天空穿行,一只只小蜜蜂不停歇地在花枝间采摘花蜜。四季里,夏日蝉鸣嘹亮高亢,到了凉秋,蟋蟀吱吱,百虫唧唧,如细雨洒洒大地,声调也便和缓下来。若城里人来村庄寻稀奇,那就选个恰当时节,独立黄昏,侧耳倾听,小村庄的泽塘里,便会传来蛙鸣一片。

村庄虽小,朴实自然,春日槐花似雪,夏日浓叶盈窗,秋月红枣满枝,冷冬寒枝疏朗,谁也夺不去村庄之美!